

雷兽与蛇

〔日〕冈本绮堂著

〔日〕三谷一马画

〔日〕茂吕美耶译

雷兽与蛇

日本推理名作选 すいり

冈本绮堂
おかもと きどう

〔目〕冈本绮堂 著
〔目〕三谷一马 画

〔目〕茂吕美耶 译

雷兽与蛇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由远流出版集团控股公司代表授权,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7-2009-2207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雷兽与蛇 / (日) 冈本绮堂著; (日) 茂吕美耶译.
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4
(日本推理名作选)
ISBN 978-7-5463-2626-9

I. ①雷… II. ①冈… ②茂… III. ①推理小说 - 作品集 - 日本 - 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40348号

书 名: 雷兽与蛇
作 者: [日] 冈本绮堂
译 者: [日] 茂吕美耶
出 品 人: 周殿富
策 划: 国文创意
策划编辑: 渠 诚
责任编辑: 渠 诚
装帧设计: 未 氓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: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: 7.5
版 次: 2010年4月第1版
印 次: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发 行: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
电 话: 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 号: ISBN 978-7-5463-2626-9
定 价: 20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代序

岡本綺堂

明治二十五年^①至二十八年，这之间三年，我住在俗称的银座东仲通，正确说来，是京桥区三十间堀一丁目三番地，所以对当时银座的事，我大致都清楚。也就是距今四十余年前的银座。因无法一一详细述说当时记忆，在此只描述岁末年初景致及其他。

向来，银座大街会出现夜市的期间，按当时惯例，只限夏季七八月以及冬季的十二月，其他月份不摆夜市，因此一到了初秋夜风吹动冰店的商号布帘时，大街自傍晚便开始寂寥，当然也不见逛街行人，只有因事外出匆匆赶路的人。商店虽点着电灯，如今想来，那灯光是日与夜的差异所在，银座闻名的柳树荫下则是一片昏暗。后巷几乎都是住居，每家都使用油灯，所以巷子更为阴暗了。

这昏暗的银座到了十二月，会突然变得明亮。大街东侧自不在话下，西侧也排满了夜市摊贩，跟今日的岁末时节一样。尾张町拐角处，京桥境界，也搭了许多岁末夜市棚子，其他各个街角也有卖风筝及羽子板的摊贩。这一个月真的非

① 公元1892年。

常热闹，是那种摩肩擦踵的拥挤。二十日过后更是人潮不断，二十七日开始，夜市灯火至夜晚十点、十一点依旧不灭。除夕夜则是过了十二点仍很热闹。

但是，那热闹只限除夕，一夜过后即恢复原本的寂寥。不过，毕竟是新年，每家商店前都装饰门松，悬挂国旗，街上往来四处拜年的行人，铁道马车载满乘客。看上去的确是春季银座的景致，但是在银座的人行道上，可见女孩们在玩羽毛球，也有放小风筝的孩子。没人会责难他们，而且他们也不会妨碍路人通行，据此不难想见当时新年的拥挤程度与现今完全无法比较。大街上就已如此了，后巷及河岸街道，更是踢羽毛球和放风筝的游戏场所，还经常可见万岁艺人^①和舞狮人穿梭其间。当时银座那一带，还残留着江户春色的面影。

新年的热闹气氛只限白天，日头下山就很冷清。就连路边摊，元旦以后也一家不见。商店早早就休息。通常只见拜年归途的醉客，脚步蹒跚走在路上，夜晚七八点过后，大街便成为阴暗市镇，黑暗中只听见铁道马车的声响。

当时与今日不同，没有所谓的贺年明信片，大家通常老实出门拜年，直至正月十日过后，大街上依旧常见拜年者身影，日里虽然每天都热闹，但一到傍晚，就如前面所说那般寂寥，没有夜市也没有出来散步的人，黑暗市镇的灯光仿佛沉没在寒冷夜风中。今日即使到郊外新兴市街，也看不到如此黑暗又寂寥的新年夜晚景致。连东京繁华中心的银座都如此了，其他地区可想而知。

提起当时银座大街的饮食店，东侧有家名为“松田”的料理

① 打鼓人、拿扇艺人组成搭档，表演舞蹈或口诵贺词。见《三河万岁》。

天慈心屋



屋。以此为首，另有天麸罗店“大新”，同样是天麸罗店的“天虎”、“蕨荞麦”，牛肉屋“吉川”，鸡肉屋“大黑屋”这几家而已；西侧则有料理屋“千岁”，蕎麦面铺“福寿庵”；进入巷子，有“天金”及西洋料理“清新轩”。大致就如此，都是专供人吃饭喝酒的铺子，完全没有类似今日所谓的咖啡厅，可以半凑热闹进去消磨的店家。顶多是“吉川”有位叫阿增的女侍，很受欢迎，多吸引些客人而已，其他完全没有任何艳闻。也因此，无论哪家饮食店，到了春天，只多少热闹一点，店内完全没有春天气息。这样说好像很荒凉寂寞，不过，饮食店的女侍们一到春天也会换上干净漂亮的服装，束袖口的布条也换新。当时的人，正是眺着这样的景致，心里想着春天来了。

正月过后，二月过后，三月也过，大街上的柳树逐渐绿意盎然，但世间在进入四月春天后，银座的灯光依然沉没在温暖烟霭中，夜里也看不到逛街人。仅有每月三次的地藏夜市晚上比较热闹，却也因当时交通不便，不见来自远方的人，只有狗在街道中央玩耍。

如果今日银座突然一暗，灯光再亮后场景一转，现示出四十余年前的银座，闲逛银座族定会大吃一惊吧。

昭和十二年（1937年）一月《文艺春秋》

目 录

代 序	〇〇一
-----	-----

银 座

雷兽与蛇	〇〇一
------	-----

半七老师	〇二五
------	-----

冬天的金鱼	〇五九
-------	-----

松 茸	〇九三
-----	-----

戏偶师	一二七
-----	-----

少年少女之死	一五九
--------	-----

附 录	一八五
-----	-----

江户时代的身份制度

旗本与御家人

御白洲

斩首人——山田浅右卫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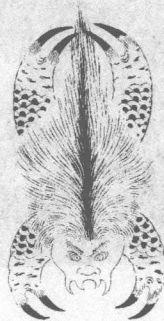
图版选说	二〇五
------	-----

唐人卖糖・天鼓罗屋・雷・被雷击中的女人・米捣・武家娘・手习机・七夕・被罚端水的孩子・抱着草纸的女孩・书初・瀬户物屋・系针屋・手习所之表・女发结・石屋・女衞・玻璃金鱼缸・苗卖・古道具屋・町家女中・番屋・烟草屋・折檻・烟草盒・问屋场・桥头夜鹰・夜鹰荞麦面・拿剃刀砍人的女人・长火盆前的女中・银杏返・取上婆・人形使的下駄・立者部屋・挂行灯・三番叟棚・岛田娘・内稽古・小间物屋・踊师匠・踊乐屋・铁浆女・白洲

想象中栖息日光山区的雷兽，作祟
江户城！殷实粮铺祸不单行，妙龄女儿
遭雷劈死，七七法事尚未结束，唯一的
继承人亦死于雷兽爪下……

雷兽与蛇

雷兽



享和元年五月十日此雷兽，九日市里
堀龜入處へ死に雷獸の体は一尺四五寸



八月初某日早朝，我到赤坂造访半七老人，老人坐在窄廊薄席上，正在看报纸。狭小院内，昨晚的雨尚未全干，眼前两盆夹杂白、淡紫、柿色的牵牛花盆景以及另一盆叶子犹未长出的雁来红，沾着雨水，显得光鲜亮丽。

“昨晚雷打得厉害。你说讨厌雷声，我很可以想象。有没有吓得缩成一团？”半七老人笑道，“不过，跟往昔比起来，最近较少打雷了，可能是东京附近也逐渐开发的缘故吧。以前常打雷，每天傍晚动不动下起雷阵雨，一下雨就轰隆作响再来个闪电，对怕雷的人来说可真要命。而且，最近的雷雨也不比往昔。近来大多是天色先逐渐阴暗，大家猜要下雨了提高警觉，这时才下起来，所以在大大粒雨滴哗啦啦落下来前，通常都有一个小时来准备。往昔傍晚的雷阵雨很多不是这样，明明毒辣日头还晒得人几乎要烫伤，眨眼间就冒出不知打哪儿来的乌云，连‘哎呀’一声都赶不及，刷地就下起来了。而且是倾盆大雨，紧接着是轰隆作响的雷声和闪电，真受不了。路上的行人根本料不到，只能赶紧躲进附近的屋檐下。你也知道吧，戏剧啊小说啊都很喜欢利用这种雨时机，当做各种事件的发端。哈哈……不过，那种雷阵雨相当干脆利落，如我刚刚所说，眨眼间下起倾盆大雨，但一会儿就过去了，日头跟先前一样亮，凉风吹来，夏蝉鸣叫，但最近的雷阵雨，下之前闷得要死，停也停得不痛快，所以根本不凉

爽。大概是不打雷的缘故吧。”

老人似乎觉得不常打雷有点美中不足，又吓我这种胆小鬼说，最近这样根本没夏天味道，应该偶尔像昨晚那般，来个劲道十足的雷声。因话随话，老人开始讲起有关雷兽的传说。

“照理说，雷兽应当栖息在日光^①那种山中，可是有时也会出现在江户时代的城里，当时常听说有人抓到雷兽。明治时代以后，下谷有次落雷，那时也听说抓到了雷兽。我现在要讲的也是雷兽的故事。”

庆应元年^②六月十五日夜晩，飓风暴雨袭击江户，深川一带发生海啸。附近乡村也因洪水淹死了许多人。这骇人风声尚未平息，同月二十三日夜裏又下起大雨。所幸这回没有暴风，但雷声震耳欲聋，落到江户市区几个地方。

其中，浅草三好町的雷落至一家叫尾张屋的粮铺仓库前，劈死今年十九岁的女儿阿朝。另一个名叫重吉的年轻男子虽昏倒了，但经医师急救苏醒过来。在横死案件中，遭雷击毙者通常不用验尸，所以第二天傍晚，阿朝尸骸就送至今户的菩提寺举行葬礼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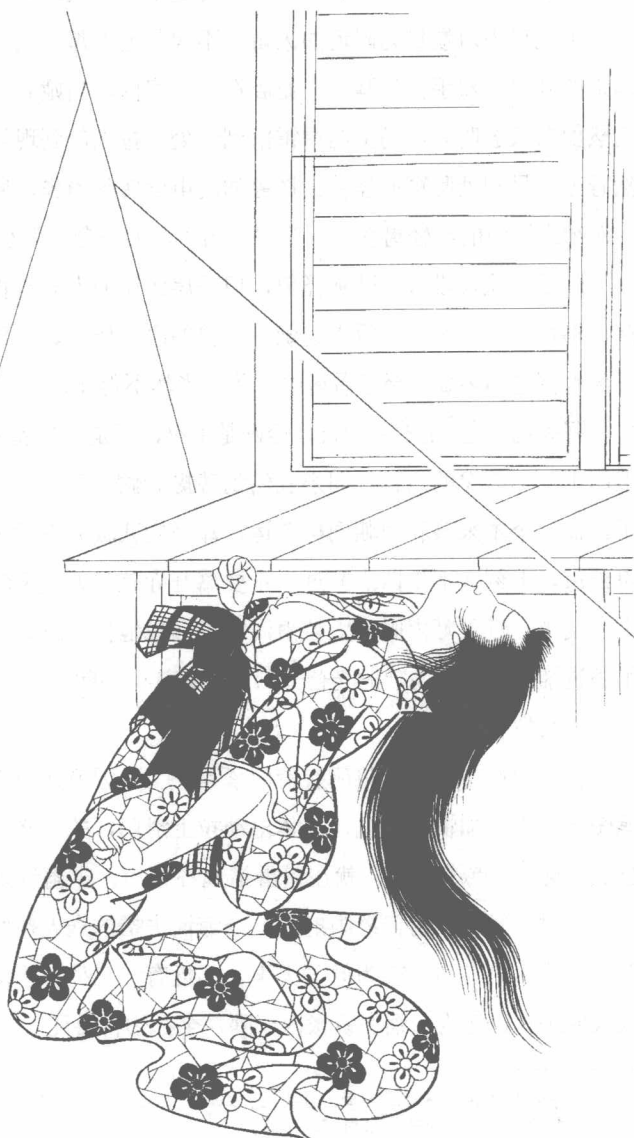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遭雷击毙的例子并不罕见，这由作不到现场验尸一事就可知晓。因此单纯视为不幸姑娘之死，就此结案，不过有关尾张屋落雷有如下谣传：“听说那天落雷时，有只大雷兽到处乱跑。”

那时代的人，深信落雷时也会有雷兽一起掉下，抓坏纸门

① 栃木县日光市一带的日光连山，由男体山、女峰山、太郎山等山峰共同构成，自古就是山岳信仰的对象之一，德川家康死后亦来此安葬。

② 公元1865年。

雷にうたれる女



或格子纸窗、柱子等等。看到那雷兽的是下女阿欢。她是宇都宫人，听说自小习惯日光附近的大雷，不像其他人那么怕。当然，落雷的刹那她双手捂住耳朵，俯卧在下女房内，当她看到粮仓前突然如白天般明亮，马上明白雷落到该处，抢先赶到现场，竟猛然看见一只到处乱窜的怪兽。怪兽如闪电般转眼消失，原地只剩一对神志不清的年轻男女。阿欢尖叫出声，唤来全家大小。

除了阿欢，没人目睹那怪兽，但是尾张屋的人对雷兽一事都深信不疑。左邻右舍也没人起疑。雷兽的事一传十、十传百，町干部也都毫不怀疑。至于雷兽的下落，当然不得而知。

阿朝的二七^①是七月七日，恰好是七夕，于是尾张屋主人喜左卫门于二七前夕的六日，同亲戚们到菩提寺做法事。重吉也跟去了。他是个本来该和阿朝同样命运，却平安获救的幸运男子。法事结束，七刻（下午四点）过后正要离开寺院，天气突然变了，上空发黑，进入町内时，大粒雨滴噼里啪啦地打了下来。众人慌忙逃进铺子，只见剧烈的光芒一闪，雷鸣旋即响起。

“快拉上滑门！”

喜左卫门吩咐众人将所有滑门紧紧关上。因前几天那事件，尾张屋的人更加惧怕雷电，全体出动拉上滑门，关上格子纸窗，挂上蚊帐^②，点燃线香。就在避雷措施齐备后，雷雨逐渐激烈，电光不时自紧闭的滑门缝隙射入，令惊慌失措的众人益发魂飞魄散。傍晚六刻左右，转为倾盆大雨。邻近有二三处似乎落雷了。人人躲进自己房内，缩在蚊帐内一隅，全都怕得要死。

① 每隔七日举行一次的法事，自头七、二七、三七……直至七七。

② 当时的人认为躲进蚊帐内可以避雷。

五刻（晚间八点）过后，雷雨终于停歇。好不容易松一口气，拉开紧闭的滑门，结果另一桩意想不到的事件又令众人大吃一惊。原来重吉死在发生上回事件的同一座粮仓前。他的脸及手指到处都有抓痕。

看来他似乎也遭雷兽袭击了。有人说，这回雷电虽没落到尾张屋，但或许是落到邻近的雷兽闯进来。由于才发生上回的事件，众人都认为重吉的死也是雷兽干的好事。

神田三河町的半七，听到手下庄太的报告，疑惑道：

“若说天灾，那没办法，可是这样连续在一家作祟，就有点古怪了。这重吉到底是怎样的人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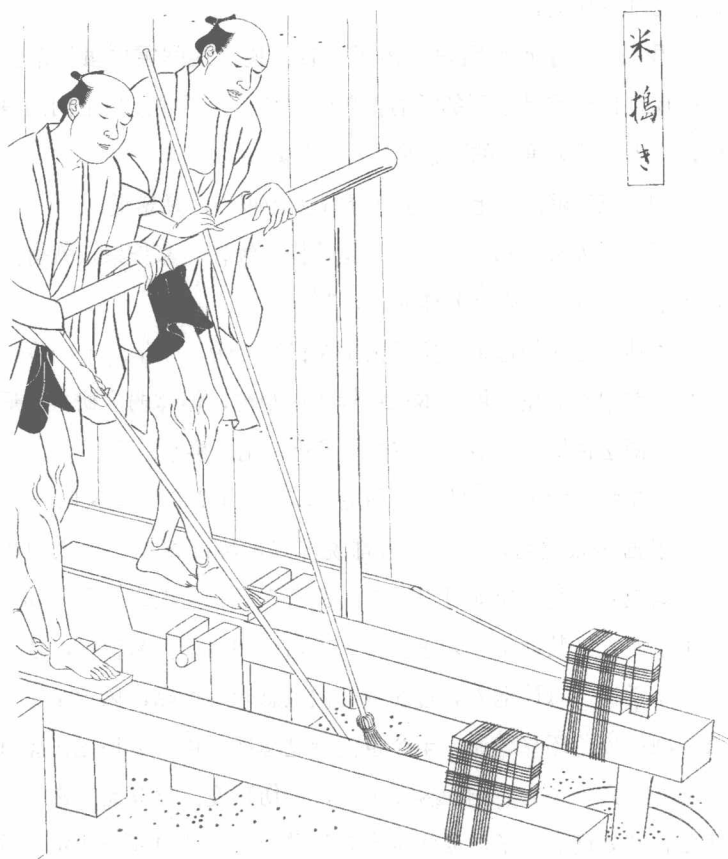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是主人的远亲，据说出生在日光一带。今年二十一岁，五六年前起寄居尾张屋，本来在铺子内帮忙，但体弱多病，不适合五谷铺这种体力劳动，目前半工半玩，无所事事。”

“尾张屋除了过世的女儿和主人，还有谁？”半七又问。

根据庄太说明，左邻右舍都说尾张屋境况富裕，但人口单薄。老板娘阿睦几年前过世，真正的家人只有老板喜左卫门和女儿阿朝两人。其他是远亲重吉，下女阿欢和两个捣米伙计，还有一个小学徒，总计七人。喜左卫门做生意老实可靠，风声不错。女儿阿朝姿色还算普通，至今也没听过恶评。再怎么说明尾张屋只有父女两人，失去后嗣的喜左卫门，哀伤程度当然非比寻常。到底要自别处迎进养子，或将重吉升为继承人，此事还未决定，重吉竟又过身，真是祸不单行。

“这么说来，尾张屋的亲戚中有女婿候补？”半七再问。

“这……我就知道了。”庄太搔搔头。



米搗